

沧州小动物保护基地里的90多只流浪狗猫，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或疾病。它们是不幸的，遇到了不负责任的主人、碰上了难以预料的遭遇；但它们也是幸运的，比起在街头惶惶不可终日，它们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避难所和温暖的大家庭。

# 崔金华和她的动物“孤儿院”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 殷实

沧州小动物保护基地又搬家了。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与90多只患病的流浪猫狗做邻居。他们搬到距离市区更远的地方，只留少部分需要随时就医的猫狗，暂住在市区某家宠物医院附近的一间出租屋里。为此，61岁的崔金华不得不频繁往返于两个基地之间——她是这里唯一的全职管理员。



沧州小动物保护基地里，住着90多只流浪猫狗，崔金华是唯一的全职管理员

“救助流浪动物的行为不存在理性还是感性，只有救与不救。”几年来，在经济和精力的双重压力下，崔金华和基地志愿者每天都在“救”与“不救”中纠结。可即便如此，对他们来说，最难的是做个旁观者。

## 搬家

5年来，崔金华已经记不清这是基地第几次搬家了。有时，是因为房东反悔；有时，则是邻居投诉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，却又因为地势太洼，经常雨水倒灌。最严重的一次，积水没到了脚踝，要用抽水机才能抽干。“潮湿环境不利于它们康复，还会增加感染皮肤病的几率。”尽管基地搬家的决定很早就提上了议程，但合适的场地却并非轻易就能找到。



崔金华连续3个春节在基地陪流浪动物度过

首先要过的是房东这一关，绝大多数房东一听租用用途，直接就挂断了电话，连回旋的余地都不给；其次还要考虑周边住户的反应以及租金多少……

崔金华和志愿者们只能一边寻找新场所，一边苦苦维护旧基地。缺乏更广泛的社会认同、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等因素，如同基地的命门，始终影响着它的发展甚至是正常运转。

也正因如此，崔金华至今都记得当初第一次来基地新址时的那股兴奋劲儿。那天，她一进门，眼角的皱纹就像打开的扇子一样，笑得合不拢嘴——在最难的时候，好心人将自家空闲院子贡献出来，还专门请人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造，以适应流浪猫狗的居住。

搬家时，为了给基地节省搬家费用，崔金华招呼家人一起来帮忙，弟弟、妹妹、丈夫、女儿、女婿都来了。其间，丈夫不小心蹭了停在路边的车，自掏腰包赔给对方好几百元钱。可就算这样，崔金华也高兴得很：“这比请搬家公司便宜多了。”

大家都知道，她最在意的，是流浪猫狗有了更舒适、更稳定的居住场所。

## 奔波

新基地对于流浪猫狗来说，各方面条件都比过去好很多，却唯独对崔金华不太“友好”——

这里远离市区，崔金华从家骑电动车过去要一个多小时。不仅如此，当初基地搬家时，为了方便部分病重猫狗随时就医，基地在合作



基地救助的第一只小狗，叫坚强

5年前，沧州小动物保护基地

的宠物医院附近另外租了一间房子，基地从一处变成了两处，两处相距近20公里，崔金华往返其间又是一个多小时。虽然志愿者偶尔会过来帮忙做清洁、喂饭，但崔金华还是忙不过来，奔波成了她生活的主旋律。她每天8点前要到位于市郊的基地，给小动物喂药、打针，午饭前要做完第一遍清洁，笼子里的狗屎也要捡出来集中处理，天气好的时候，还要给狗洗澡、梳理、剪毛……这些活儿做下来，动作再快也要忙到中午一两点。

崔金华担心猫狗只吃宠物粮营养跟不上，经常给流浪动物“开小灶”。她把好心人送来的肉蛋奶和到面里，蒸成馒头、窝头，一顿就是好几锅。“每天吃多少？没数！”去年年底，大雪把基地里的室外狗棚压塌了，崔金华没时间煮饭，只能喂狗粮，“20公斤一包的宠物粮，1天就能吃完。”

忙完了市郊这边，崔金华还得赶到另外一处基地。两边的活儿几乎没什么差别，都忙完，天也黑了。回家路上，她还得去宠物医院把接受治疗的病猫狗带回家，“接回家照顾，每只每晚至少能节省40元支出。”

## 共情

“全心全意”“大爱无私”“爱到骨子里”，基地志愿者这样描述崔金华：“守着生病的小狗，她可以整夜不休息；她午饭就在基地对付一口，但小动物们每顿饭都有鸡胸肉、鸭肝。”



崔金华担心猫狗只吃宠物粮营养跟不上，经常给流浪动物开小灶

此，她又担起了送货的担子，帮着卖些猫砂、宠物粮，10公斤一袋，一袋能挣6元钱。基地给崔金华找来过几个帮手，但都没能坚持太久。“找不着就找不着吧，花钱雇来的人不一定能百分百对小动物好，我不放心。”崔金华说。

## 纠结

“救助流浪动物，最难的不是救，而是养。”随着收容数量的不断增加，沧州小动物保护基地渐渐被更多人知晓。而与此同时，崔金华和基地也陷入了“救”与“不救”的纠结之中。

基地花销像个无底洞，他们没有能力照顾所有的流浪动物。和崔金华一样，志愿者们大都做过同样的梦，“梦见它们没饭吃，饿得皮包骨；梦见它们病了没人管，在路边等死……”

两年前，他们无奈停止了救助活动，专心救助基地里的动物。但流浪动物并没有因此停止出现，甚至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把自家宠物送来，有病的，也有健康的。“他们来说，我们要是不管，就把它扔掉。”崔金华像被戳中软肋，她没法拒绝，“别人不收，我们也不收，和杀了它有什么区别？”

崔金华觉得她和志愿者们的心被人利用了，但一看到猫狗，她就“糊涂”了。这天一早，她在基地门口“捡到”两只小奶狗，“一看就是被主人遗弃的宠物狗。”崔金华心疼坏了。她把小狗抱回屋里，给它们喂奶、喂饭，基地里又多了两个新成员……

# 奶奶的“百宝箱”

知言

周末，大爷打来电话说，这几天收拾老家旧宅，在奶奶生前所住房间的衣柜顶上，找到了一个木匣子，里面放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儿时照片以及玩过的沙包、玻璃珠……还有我小时候写给奶奶的一封信。

奶奶去世将近3年了。这3年里，我回老家的次数少了许多，到奶奶屋里坐坐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。原本想着趁清明节假期回去一趟，却因为疫情没能成行。要不是这次大爷收拾老房子，我恐怕一辈子也想不起来这些东西，更不会料到奶奶会像宝贝一样珍藏着它们。

我让大爷把“百宝箱”里的东西拍了照片发过来，尤其是那封信——说实话，在得到消息的一瞬间，我并没有搜索到关于这封信的任何记忆。

照片里的信件已经泛黄。信封是自己糊的，邮票是自己画的，就连收件人地址也只有简简单单的3个字：奶奶收。至于信件的内容，无非是想念，字迹七扭八歪的，还夹杂着好多拼音。

我努力回忆了许久，才大概记起，这封信好像是小学一二年级时写的。

那时，由于上学的缘故，我很长

时间没有见到奶奶了。学会写信后，就迫不及待地写了出来，全然没考虑她并不识字这件事。

信是父亲后来回老家时带去的，但他并不知道奶奶一直保留着这封信，更不知道“百宝箱”的存在。

我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，回老家的机会不多。也许就是这个缘故，才让不识字的奶奶将这封信珍藏了几十年。

这是我写给奶奶的唯一一封信。我实在想象不出，她拿到这封信时是什么样的感受；更想象不出，在想我的时候，不识字的她又是如何从信中获取慰藉。

我想，奶奶大概是知道我想她了，所以才会以这样的方式，安排我们在记忆深处彼此“见面”吧。这一刻，我真正明白了“家书抵万金”的深刻含义。

我托付大爷千万保存好这封信，疫情一过就回老家去取。我要将这封信永远保存下去，把它的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。



“为什么要把非智能手机叫作‘老年机’呢？”74岁的曹爱玲最讨厌“老年机”这个词，她对老年生活有自己的定义——

# “要优雅地老去，更要有趣地活着”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冯丽

## 讨厌“老年机”

在周围众多同龄人眼中，74岁的曹爱玲本事很大——她能用手机购物、挂号，知道怎么连蓝牙音箱、运动手表，会把拍好的短视频发到抖音上，买东西时能熟练地用美团搜优惠券……让许多老人“又爱又恨”的智能手机，在曹爱玲手里被“驯服”得妥妥帖帖。

曾几何时，曹爱玲也是“老年机”的“忠实用户”，但这并非她的本意：“我也羡慕那些用智能手机的年轻人，不管是买东西还是办事，动动手指就把事情解决了。可孩子们工作忙，没时间教我。我就拿着手机瞎摆弄，一边摆弄一边用笔记下来，支付宝、抖音这些软件，都是我自己琢磨会的。”

如今，曹爱玲的生活，很大一部分都与手机有关。对她来说，适度使用手机，不仅让生活更加便利，也让她结识了一大群新朋友。

## 成为“曹老师”

会用智能手机这件事，让曹爱玲成为身边同龄人羡慕的对象。“他们大多跟我以前的情况差不多，就算有智能手机，也只会接打电话。对他们来说，连WiFi、设密码都是一种挑战。大家都想学，却没有人愿意花大把时间去教。”曹爱玲说。

前年年初，常在一起遛弯儿的一位老姐姐对曹爱玲说，因为疫情，住在天津的小孙子整个寒假都没能回来一趟。曹爱玲知道老姐姐想孙子了，三下五除二就帮她申请了微信号，又教她如何和孩子视频连线。

没想到，这件事在身边同龄人中一下子传开了，隔三差五就有老人向她请教如何使用智能手机。

大伙儿都愿意跟她学，又都觉得她讲的东西能听懂。“大概是因为我是自己摸索出来的，我怎么学的、怎么用的，就怎么教给他们，他们自然也就更容易接受了。”曹爱玲解释道。

但是，成为“曹老师”的过程远比这一两句话复杂得多，也困难得多。许多问题原本很简单，但“学生们”就是记不住。“和小朋友上学一样，有学习好的，就有学习差的。就拿连WiFi来说，有的人学了四五次，还是不会；有的人学一次就会了，可第二天又忘了。”有时候，曹爱玲也会心急，可她总能



心态平复下来，“我不能嫌烦。其实他们学习态度都很端正，只是领悟力、记忆力差了些。”

## 智能化下的烦恼

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”1300多年前，初唐诗人王勃在长安送别朋友时，写下了这首著名的送别诗。

1300年前的诗句，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当下社交关系发展的情形。科技的发展，日新月异。网速越来越快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，但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时代的脚步抛下了。

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，老年人不会扫健康码等事件，一度引发热议。其实，困住老年人的，又何止一个健康码而已。

从视频连线到在线挂号，从网购车票到扫码点餐……不懂互联网，不会用智能手机，对于这些老年人而言，许多我们轻易就能享受到的便利，却成了他们近在眼前又遥不可及的存在，曾经熟悉的社交也在变得陌生。

在许多人眼里，曹爱玲是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典范，老年人都应该向她学习。但曹爱玲觉得，老年人更需要的是勇气和关心：“许多老年人不识字，接收新鲜事物当然要花费更多时间、更多勇气。我能做的就是耐心、耐心、再耐心，一次教不会就再教一次，总有学会的时候。”在曹爱玲心里，老年人要学的，不仅仅是如何使用智能手机，还有怎样努力跟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。

